

六弦的大圣堂

六弦的大圣堂

莫怀戚

震惊中外的“2·29”大空难，一般人还记忆犹新吧！这应是前年的事。飞机已经到了重庆白市驿机场上空，过一分钟也就万事大吉，然而飞机爆炸了。后来证明，绝大部分乘客不是炸死，而是摔死的。这更悲惨。有一人被从稻田里倒拔出来还说了几个字。没有人能够写出从高空自由下落的活人的真正心情。

但人们还是要乘飞机，这就是人类。

青年教师杨维智的妻子也死在那天。

杨维智一瞬间就明白完了。那时已是夜晚，但接机的人都在仰望天空。可以看见作为飞机标志的那几个彩灯，科幻小说般地划破黑暗，让重庆远郊这个山窝的夜突然生气勃勃。一种神圣感，一种对人类文化的深沉的景仰在他心里油然而生。这时那彩灯灭了。杨维智以为是因为要着陆，但紧接着一声巨响。他立刻对身边的姨妹洪波说：“你姐姐糟了！”

后来想起，那一刻，自己的第一个念头是——一切从头开始吧！的确确是这样。便明白了人本能的反应是多么迅捷，用十分之一秒可以将一生做一次安排。当时还下意识地伸出左臂，猛地将姨妹搂住，就像搂妻子一样。在一片恐怖的哭喊中依然感到膀子丰腴得水汪。

论起来，“一切从头开始”当然是指家庭但又不止于家庭这

一点，在后来认识了日本女教师池上荷子以后才渐渐（从理论上）清晰起来。

池上荷子，日本福岡人，一九八五年秋来中国重庆西南外语学院教授俄语，合同暂订三年。杨维智觉得她至少与自己年岁相当，但看上去她要小一点，因为知道不能询问女士年龄这一国际禁忌，所以没有进行“芳龄多少”的落实。一个日本人来教俄语，如果知道了她的经历，也就不奇怪了。荷子三岁时，跟着父母去北方旅行，在北海道上了父亲的朋友西田叔叔的渔船，因为大雾，在离国后岛一百哩处被苏军俘获。不知什么事没弄好，在苏联一呆就是九年，直到一九七四年才被遣返日本。荷子说：“虽说是被无理逮捕，但对苏联人印象并不坏。人民总是善良的。只要能够彼此熟悉，人与人就能友好相处。无论怎样说，都是人类呀！关键在于能够熟悉。”一个还有稚气眼神的姑娘说出这样的话，反倒居高临下似的。杨维智以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敏感，窥见了来自发达国度的人的自然而然的见识。

妻子是杨维智大学同学。对妻子的感情是深厚的。说实话，还是施展了手段，击败了好几个对手，才将众人仰头来看的、作为文学社社长的才女收归己有。这些手段，包括那种原始的，在后来的电视节目《动物世界》中所看到的。譬如母鹿在安详地吃草，等待一旁的两只公鹿得出结果，然后公事公办地跟着胜利者走到什么深处。当时还不是妻子的妻子只问了一句话：“你们打了一架吗？完全是动物。”杨维智说：“的确是。但我们商量过。”对手的确也践了约：输了，则放弃。那一架打了三小时，是在深夜。杨维智取胜的唯一条件是耐力好一点。他骑在对手身上，

问：“怎么样，还打不打？”“好多钟了？”“两点过……你等一等，”掏出打火机，按了三下才打着，“过十七分。”“算了吧！”两人一同望望天边被雾气弄得冰冷的月牙。杨维智想起教现代汉语温柔的女老师说过，残月的形状有如“残”字的第一字母C，就对坐下的对手说：“是残月。”还不是妻子的妻子听完这一切，母鹿似的耷下睫毛，跟着杨维智走到什么深处。

而杨维智也是从那时起开始学习吉他的。练“大横指”致使左手痉挛，连饭盒也端不住。左手四个指尖结出硬茧，击在桌上好像乒乓球在跳。还不到毕业，岂止《爱的罗曼司》、《雨滴》，就连《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》这样用大轮指贯穿始终，使吉他之为吉他的庞大独奏曲也能应付裕如。后来的姨妹洪波，被姐夫的吉他吸引，时时前来学习，造成姐姐的嫉妒，受到父母严厉的训斥，翁婿间也因而微妙。

当然，为了争夺女友如此夸张地文治武功，后来想起好笑。其实与其说是功利的，不如说是美学的。事实上现在的年轻知识分子，对爱情上的胜利，看得没有多么要紧。与其说强调结果，不如说强调过程。如果细细剖析，是要用那种原始气息来渲染自己的气质罢了；这样反而成了“高层次”——如是而已。但这并不意味着，对妻子成了妻子无所谓。不，是有所谓的。但这也同样并不意味着，大家成了锁和钥匙，失去一方则没有意义。母校很通情，两人一齐分到重庆；后来还在杨维智任教的重庆师大分到十六平方米住房。但就在搬进那间屋子以后，杨维智有了……“生活到此结束”的感觉。杨维智迷迷糊糊地发现，自己整个做错了。不是单位分错了，不是妻子找错了，不是不该结婚——具体的步骤都没有错，但是整个做错了。

于是杨维智在讲台上点着自己面孔对乳臭未干的学生说：

“请看鄙人五官——每一个器官都标准对吧？但合在一起却并不受看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”

学生惊讶地说：“真的！老师！理论上如何解释？”

杨维智的确不英俊，但没人能揭示原因。

杨维智认识了H副市长的女儿小H。重庆民间文艺出版社“希尔顿”饭店般的大楼新落在城乡之间的石坪桥。杨维智去那里只是为了看看同学陈希。两人一间编辑室，另一个就是活泼得无以伦比的小H。

听说是空难者家属，小H“呀——”地惊呼，目光闪闪，疏朗的五官就要解散。杨维智立刻决定：交朋友……有没有可写来这里出版的……

事实上，现在的出版社，分工已经打破，例如教育出版社也出《女子闲暇时装》，至少半裸，零售价二十七元五角。

陈希掐了一下杨维智：“比你小一岁，未婚。”

“中午在这里打扰了。H小姐如不害怕，也请参加。酒和菜我去采买。”掐了一下陈希，“不是你那个主题。”

“怕什么？太奇怪了！哈哈咯咯嘿嘿！”

认真说来，重庆只有一个月春天。太阳道歉似的紧随阴冷的人们。终年灰糊糊的行道树，只有这一段才干净。嘿，嫩芽儿是不上灰的。这是一个迷惘的问题：嫩芽儿不上灰！如果用美学而不是生物学，那么可以说：青春不上灰。只因为青春。杨维智拍打肩头和膀子。天上飘着白云，白到诱人去吸溜，白到露出命根儿。树叶不停闪动，春风吹进肚脐。世界舒服到麻痹，舒服到错乱。

……二十八岁了，我已经；二十八，我才。

石坪桥一带的吃食，被农民式的将将就就抑制了。杨维智向“TAXI”招手。

菜不能太高档，否则露俗，但要干净，味道好，长情绪不长思想。那么去杨家坪。但要快，不能让他们问起。这是杨维智第一次自要出租车。车里只有自己，空荡之中有使命。他大叉着腿，不由深切地感到，岂止电车里的，就连中巴“康福来”里的乘客，也非常可怜。

去买菜时，就叫司机等一等。这下就给算成了包租专用，两路来回敲十二元。车钱多于菜钱。杨维智准备论理，打上一架也在所不惜。突然感到为了几块钱还得劳这许多神，胜利了也是可怜虫，一声不吭地递过钱去。

“两个鹅脑壳就打发了我！太不够意思啦！”小H大叫着。杨维智给自己和陈希买了一只盐水鸭，另买了两只滴鹅头和五只鸭脚板，对小H说这份是你的。“小丫头要吃什么？就是啃点鸡零狗碎，哄哄嘴巴嘛！”杨维智恶作剧似的说。

被还算得上小伙子的人称做小丫头，小H满脸放光。杨维智暗笑。以后有机会，要这样对小H说：傻丫头呀，你懂得吃吗？你知不知道“鸡颈，鹅头，鸭脚板”？杨维智突然感到对不起姨妹。

小H于是拿起鹅头来啃，好像一个规矩的乡下人，叫吃什么吃什么。然后终于忍不住似的，不平地嘟哝：“我还是要吃一块盐水鸭哟！”两个男人轰然大笑。市长千金居然也有一股傻乎乎的憨厚，让杨维智大吃一惊。

杨维智又一次感到对不起姨妹。

认识池上荷子，是五月的事。当时还以为在地毯上开吸尘器的娇小女子就是池上老师，其实那是学生。池上正在阳台上

修剪那盆硕大的米兰。时值下午。带着阳光的风在套房里吹过，吹起一阵闻所未闻的雅香。杨维智手脚无措，在沙发上干坐下。一旁的书橱上有非常精美的日文杂志，他想取来翻一翻，又感到太唐突。

引见的人是外语学院的日语教师邹凯旋，读大学时两人同校不同系。这次冒昧地打上门去，邹凯旋却非常热情，说：“教俄语的目前还没有苏联人，只有一个外籍教师，是日本人，但在苏联生活过九年，后来又多次去苏联，可以说俄语还是地道的吧！”

一听说叫池上荷子，杨维智问：“是个女的？”

杨维智主攻俄苏文学。主攻这个，仅仅因为中学时凑巧被划为学俄语。六十年代以后俄语冷落，但仍然不愿绝种似的有个把俄语班。杨维智初中刚要转班，比他大十二岁的大哥很有见识地说：“这么大个强国，又是邻居！说学俄语没用真是短见。形势一变你搞都搞不赢！再说现在遍地是英语，以后要学那还不容易！”事实证明哥哥是对的。在大学里没费什么力就将英语也“捡”了个差不离。但外语拿来干什么，当时也惶然。

新近来了消息：可以同苏联互换教师。像杨维智，可以去苏联进修俄苏文学，同时给“思社模特”（大学生）们讲授现代汉语。但全校只有一个名额。而仅本系报名的就有两人，还有一个是同教研室的关典。

杨维智从信袋里取信时有人拍肩膀，正是关典，满脸生动的皱纹，瞳仁已经陈旧。（家伙快四十了吧？）“你也去？”“想去。”“你还年轻，莫来同我们打挤。”“我老婆已经死了。”“想找个塔吉雅娜？”“随便。”“麻烦了。不容易搞赢你老弟。”“难说。你们底子厚。”“嗤——”

一齐走到篮球场上，面对面刹住。杨维智说：“我要是你，著

书立说，过宁静的书斋生活，栽培独生子。不是浪迹天涯的年龄啦！抽烟吧！”

“不甘心啊！想捞回来。胡子的确比头发长得快。我要是你，决不去苏联——就是另一个中国嘛。太短见了啊！”

只好相互当胸一拳，背道而驰。

虽说决心已定，但困难不小。首先，明年五月得通过严格的俄语考试，当然要考口语。要在一年内口语达到能够授课，决非易事。杨维智的口语差得远，因为没有环境。

“因此可以说，池上老师只是一个环境。”杨维智嘻嘻好笑，正因为只是环境，知道是一个女性，才皱了皱眉。

池上老师进到客厅，轻声说：“实在对不起，大家久等了。请坐吧！”连连地欠腰。日本人多礼，杨维智知道，但对前来求学的学生也客气到恭敬，实在也稀奇。对此他并不欣赏。他欣赏她俄语发音的纯正。比作为中国人（还是汉人）的我还纯正。她没我的多，但比我的正。池上来中国还不到一年，据说一来就拼命学习汉语，岂止普通话，连重庆方言也学。时常掏出小本儿和签字笔，用自己的符号给方言注音。因此，与其说她是来讲学的，不如说是来进修，甚至收集情报的。杨维智心里，无端树起一个侵略者。

（游方符医，救过许多性命的外祖父，就死在日本飞机的机枪下。那飞机炸了重庆，正回武汉，不知怎么就看见了走在山脊上的外祖父。外祖父吓得没命地跑，突然就摔倒了。这样，一串子弹便打在了他前面的石板上。金色的火星老远都能看见。日本人大概觉得外祖父会捣蛋吧，很生气，居然又折回来，坚持将他打死在地上。

母亲一说起这一点，总是仇恨：“已经躲过了呀！就是不放

过！尸身断成三截！”)

如果不是已经知道，无论如何看不出池上荷子是个日本女人。作为女人，算是大个儿。杨维智很想说“池上老师像个运动员”这样的恭维话，但给噎住了。浓黑的眉毛又长又弯，如果是中国姑娘，可能会稍事修拔，让它们细致一点。鼻梁不算高，却有一点拱；上唇厚了一点，还微微上翘……论起来池上老师每个器官都说不上很美，但合起来就很不错了。穿一套带白条的深蓝色运动服，重庆街头随时可见的那种。与其说是东洋女知识分子，不如说是附近第五针织厂的女工！那么，杨维智猛然醒悟到，在越发达的国家，知识分子就越是将自己混合于大众了吧？母校的外籍教师埃克森，本是加拿大一个登山运动员，来到中国，挣一笔钱登一座山，就为这个常年在中国的重点大学教英语。你说埃克森，这个被学生叫做“蒸汽机车”的伟男子究竟算不算知识分子？

或许，在有的国家，已经没有“知识分子”一说了吧？

“那么，请说一段俄语吧！”寒暄以后，池上直截了当地说。

杨维智本来准备好一段致词，大意是重庆之美，需要远远地才能发现，希望池上老师不要为重庆生活中粗糙的细节所迷惑。但事到临头没有勇气了，咳嗽一声，背了一段莱蒙托夫的《诗人》。心里紧张，将“剑鞘”念成了“鼻子”。池上立刻摆一摆头，露出顽皮的笑容。

“读得不错啊！既有这种程度，那么我就教你了。”池上严肃地说。

每星期四晚上，从七点至九点，在池上寓所。

学费，每小时十元人民币。这样低的收费，对富有的日本人根本没有意义。邹凯旋解释，这起限制的作用，否则求教的人

多了，那是吃不消的。

那么杨维智一月要交八十元，跟他的月薪差不多。如果妻子在，那要好一点。姨妹洪波说：“我支援一半吧。”杨维智断然拒绝。

（一天夜里，洪波来学吉他后没有回去。那一夜她代替了姐姐。）

第二次见池上，她坦率地问起了这个问题。杨维智立刻坦率地回答：“是的，每月八十元，对我是沉重的负担。为此我找了份额外工作，就是给人送金鱼苗。”

杨维智曾对自己说，我没有必要对这个日本女人小心。太拘谨了。对日本国心存畏惧？过去他们学我们，现在我们学他们，如是而已。穷就是穷。不说人家也知道。

那次空难，有八名日本人。辨认尸体时，分不出日本人和中国人。强盛的日本人也是一摔就死啊！可以说在辨尸的过程中，杨维智兀自得到宏大的启发。

“在我的邻居中，有一个养金鱼苗的。每隔几天，他要送鱼苗到市场去；批发给金鱼贩子。金鱼苗很娇气，不能装车，只能由人挑，小心翼翼像老太太走路。我说服他雇了我。有三里路，来回需要一小时，他付给我十元。但是那天他说，如果我愿戴上师大校徽，他就加倍。”

“你愿意吗？”

“这有什么不可以！所以我上课时不戴校徽，挑金鱼苗时反而戴着。”

“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“大概是心理需要吧！好像说，你看，连我雇的伙计都是大学教师哩。”

“这倒像日本江户时代的某些商人啊!”

(对话由俄语和汉语掺和着进行。)

池上说:“中国学生比日本的聪明。可以这么说。可以说悟性很高,什么话,不用讲透,立刻就明白了。教这样的学生很带劲,这是我在贵国的体会。不过,故意带上大学校徽去当伙计,就是在日本,也是不容易的啊!”

显然是称赞,但“就是在日本”却让人不舒服,这表明了池上的潜意识:日本人有勇气。

话题突然一转。“希望能通过杨先生,更多地了解中国人民文化。”

“人民文化”这个词,还是第一次。杨维智感到好笑。但细细揣摩,池上的“人民文化”并非一种语病,真实的意思应是“基层人民的生活意识”。一问,果然。“真聪明啊!”池上叹息般地说。

“这是我的义务,”杨维智认真地说,“可以介绍池上老师结识各行业各层次的朋友。”

“太好了。”池上热情地欠欠身。抬起身子时专注地看了他一眼。严格的教师荡然无存,一个真实的,似乎还在发育的姑娘闪电般地出现。杨维智不由惊讶,心里一热,一时对“人类”这概念有了难以言喻的体会。

杨维智将茶杯端起来,轻轻荡着。

说到了新结识的女友小H。听说小H在出版社工作,她的父亲又是本市副市长,池上突然凝固了似的。她摆摆手:“请等一下,让我考虑一个问题。”然后坐正了,闭上眼睛沉思,像练中国的气功,或者行日本的茶道。

大家都不知道,池上的这一分钟,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。

茉莉花香飘然而来，杨雄智看着池上，深深吸一口气。
不知从哪里，传来孩子的歌声。

“家父池上横元，一个画家，却花了四十年功夫研究日本的色彩。确切地说，并不是所谓绘画技法上的色彩的运用，而是日本的民间染料，自然也包括颜料。不是从化学，而是从文化史的角度去研究。说实话，是不务正业，生活也因此窘困，但是父亲一往情深。去年写成三十多万字的《日本颜料史》，还有照片和插图。但在日本不待出版。杨先生想必也知道，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国际社会，所不同的是‘世界走进美国’，‘日本走进世界’。日本独立而纯粹的民族文化意识正在淡薄。再说国民的兴趣也在经济而不是文化。因此家父这样没有功利价值而又索然无味的巨著难以出来，可想而知。”

池上在激烈的思考过后说了上面的话。室内气氛肃然。她拿出父亲的来信。

“……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巨大影响。就是从日本的窗口看出去，也可以窥见世界性的文化大裁军。即使这样，中国也是最后裁减的（文化）军队。（中国）是最留恋文化的民族。很有可能，人类最本质的东西，还在（中国人）那里……因此，希望（这部著作）在中国出版。”

杨雄智看见了一个又精明又别扭的老头儿。

而且，像出国这样神秘的事，日本人却轻描淡写。日本不出，在中国出好了！就像从客厅走到阳台一样。

“事实上在中国出版也同样不容易了。我已在北京碰过钉子。中国的出版业也到了自己养活自己的严峻时代。但是想到父亲一生的心血，还是愿意尽力而为。为此，拜托杨先生替我在

重庆奔走。作为报答，我取消杨先生的学费（这是一个病句），还不受每周两小时的限制（这也是病句），杨先生可以随时前来会话。”

“奔走是可以的，”虽说“作为报答”这样的话让人嗅到铜臭，杨维智还是热情地点了头。“只是不敢担保成功。”

“能够奔走就行了。我不能苛求杨先生。”

“那就试试看！”杨维智精神抖擞地说。

“拜托了！”

“不过，”杨维智灵机一动，“书名必须更改。《日本颜料史》味同嚼蜡，使人误以为是日用化工原料方面干巴巴的专著。令尊不是从美术出发的吗？如果改成《日本绘画的色彩沿革》，或者《从色彩的发展看日本文化》，将注意力引到艺术文化，覆盖面显然宽阔得多！”

“太好了！杨先生的智慧是我少见的啊！”池上突然起立，深深一鞠躬。杨维智也慌忙站起，伸手去拦，这样便触到她的肩头，触到一个温乎乎的女性的身体。池上扬起头，伸手去拂头发；大概因为兴奋，又鞠躬，脸涨得绯红，突然奇妙的美丽。“真是日本娘们儿啊！”杨维智冷冷一笑。显然，池上的赞扬和感谢，有夸张的成分。杨维智暗暗警惕。

不过，既然已经答应，就应该问问该书的具体内容；否则到了出版社，一问三不知；或者以后见了原稿，才知出入甚大，那是不行的。

但就在这时，门被推开了，闯进来一个男人。杨维智一眼看出是个日本人。

果然，池上介绍，这是鹤石纯男，也是受聘在外语学院任教的日语。“鹤石来自静冈，那里盛产茶叶，同中国一样。”池上含春

歉意，“中国茶叶”也是故意提及的吧。

两个日本人叽叽哇哇。大概是，池上责备鹤石既不按铃又不敲门就闯了进来；鹤石则在解释，听出里面在会话，不是庄重场合，所以进来，凑凑热闹。说罢鹤石冲杨维智欠欠身。他不欠身还罢，这一来反倒流出傲气。杨维智想暂时忍一忍吧，说不定他有什么事，说完就会告辞的。

但是显然鹤石没有什么事，他又不会俄语。读大学时，班上有两个上海同学，老爱在其他同学面前说上海话，很不礼貌。上海人有优越感，别人听不懂上海话使他们优越。有一次杨维智忍不住了，大喊一声：“不许说土话！”弄得他们不高兴，不过从此再不这样了。现在他觉得面前有两个上海人。鹤石瘦高，两条长腿支楞着就像仙鹤；皮肤微黑，但光滑得好像塑贴面；留着半长发，大约是所谓“矢村警长式”吧！相貌温和，眼神冰冷，仔细一想有点英国贵族的味道。他穿一身牛仔服，显然也是在重庆街头买的。他其实适合穿西装。

杨维智用力看了下表。但鹤石没有理睬。

杨维智打算很委婉地说：“如果二位有要事相商，会话是否改天再继续？！”池上应该明白这暗示了吧！而且关于著述不是还没说完吗？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下了。万一池上说：“那么抱歉了！”自己不是非常狼狈吗？无论如何，属于我的还有整整一小时，我是付了钱的。决不能被这一对委婉地赶走。鹤石这种漫不经心，本质上是轻视，是对一个民族（种族）的轻视。不行啊！即使池上认为我太无礼，也没有什么！不是还有要我去奔走的事吗？“请转告鹤石先生，现在正在教学，让他九点以后再来吧！”杨维智又冷又硬地说。是用英语说的，就是要让鹤石听懂。

池上非常尴尬。鹤石很惊讶地刹住，怔怔地盯着池上。池上

咕噜了一句，鹤石立刻站起来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频频点头。杨维智也站起来，学着日本人的风格，哈着腰，柔中有刚地说：“对不起啦！请一定原谅。”

原来鹤石是来报告好消息的。他的父亲，静冈公立医大首屈一指的肿瘤专家，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从人体结核菌培养抑制癌细胞的疫苗，最近取得重大突破。“这么说吧，这种疫苗，对直径十四毫米以下的肿瘤可以安全消灭，对十四毫米以上的，可以阻止其生长。切除肿瘤，再注射这种疫苗，可以万无一失啦！所以鹤石先生这么兴奋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扫了鹤石先生的兴，”杨维智略略后悔，“但是，池上老师应该周到一点呀，例如将鹤石的话也向我用俄语翻译，从而形成三人交谈的热烈场面，不是两全其美吗？”

“的确是这样。请原谅，杨先生！池上荷子虽然经常出国，但始终不善于外交，总之多一个人就不知怎么办了！也许天性如此吧！”

“你还年轻呀！按中国的说法，还是小丫头，”杨维智顺势占了上风。

“唔……”池上微笑着。

“日本医学真是了不起啊！”杨维智真心说道，“居然想到从结核菌培养治癌疫苗。这种以毒攻毒的思维方式，本来是我们中国人的呀！”

“据说鹤石教授发现，患过结核病的人极少患肿瘤，从而萌生了想法。虽说也是以毒攻毒，思维角度毕竟不同呀！”（池上这么说，有捍卫日本文化的意思吧！）

“那么，应该号召全人类，在儿童时期就勇敢地患一次结核病。治愈结核并不困难，然而就获得了对于癌症的免疫力！哈

哈……当然，这只是开玩笑。”

“不。”池上正色道，“这个玩笑我一定转告鹤石君。有些科学上的重大进展，正是从荒诞的念头开始的呀！”

分手时，池上突然说：“杨先生这么年轻，我却从你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化。虽然还说不上这个文化是什么，但的确确实看到了中国文化。”

“是吗？不至于吧！”杨维智假装吃惊。（这个日本娘们儿真精哪！）“如果这样，不过因为祖祖辈辈都是读书人罢了。”

“啊。真想见见杨先生的父母。”池上抓住机会似的。

“家父已经过世。只有母亲健在。”

“那么，见见老太太。不冒昧吧？”

“那有什么？”其实，母亲肯定不愿见这个……日本鬼子。

“那么，请安排时间。”池上步步紧逼。（又一次领略了日本人的厉害。）

“一定。”杨维智不由仰仰头。

天上，一轮金色的新月。

突然想起关典的脸。

一个等车的男人一站起来就摔倒了，正是关典；把狂奔的人也绊倒了，自己又爬起来，走几步，捡起一个小本儿。杨维智知道那本儿里是单词。关典本是蹲着的，看见来车了就站起来；这下他也不去挤车了，在冷饮摊前坐下来。不能白坐，就买了一瓶汽水。他的脸上充满月色。杨维智看他的头形——方的。这种脑袋只有靠死功夫。“才一个月！家伙能拖到明年吗？”杨维智把自己藏好，慢慢地看他的脸，看血慢慢流着，把氧粒儿送上去。汽车还没开，因为门关不上。那最后一个乘客非常潮湿；

他有信仰，里面的人非常耐心，他们也有信仰。大家等待。杨维智不知自己能否看到不再挤车的那一天。中国真正丰富的只有人。但是澳大利亚要三千万中国政府不愿给。人家要高中以上，二十——三十五岁。所以政府舍不得。老百姓舍得政府舍不得。老百姓不如政府爱国。

——也许是民间故事。

关典突然冲上去，推那最后的乘客。推进去了，关典又变成最后的乘客，所以汽车还是没有开。

老池上的书，如果真属于美术史范畴，应该说是对世界文化的添补。这样的书，却不能在富甲天下的日本出版，不能不说是日本的悲剧。从这里，窥见了这个巅峰上的民族暗藏的危机。“……色彩，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，是民族审美特点的重要显露……从单纯色到复合色，或许又到单纯色，总之色彩的提取、运用方面的变化，既是文化发展的组成，又对文化发展推波助澜。”这是池上引用的父亲著述的原话。序言里的话。这老头其实是有见识的。我们的出版界，应该接受这个老头儿吧！说起来出在日本，不也是人类的文化吗？从这个角度，也算中国对全人类的贡献了。

只是有一点，让人耿耿于怀：这是不是侵略——文化侵略？这个赔本的出版，日本不干，让中国来干！“看吧，看吧！”母亲常常冷笑着说，“以后收拾中国人的，还是日本人。”

不过，毕竟是一本书，不是军队，也不是充斥中国市场的电报什么的。

近三十年的老重庆了，关系自然不少。相熟的出版社有：重庆出版社、重庆民间文艺出版社（就是小日的那个）、重庆美术出版社。